

奇来前书

杨牧 著

大自然与记忆之于诗

追寻遥远时光中浮沉于感官

与精神之间的事

杨牧文学自传

理想国

理想国



GU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州师范大学出版社

奇来前书

杨牧
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本书简体中文版由洪范书店有限公司授权出版，发行仅限中国大陆地区，不包括台湾、香港及其他海外地区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奇来前书 / 杨牧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4.9

ISBN 978-7-5495-4414-1

I. ①奇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33979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: 541001
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出 版 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印张: 13.5 字数: 250千字

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49.00元(精装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奇来前书序	1
-------	---

山风海雨

战火在天外燃烧	9
接近了秀姑峦	25
他们的世界	45
水 蚊	67
愚駮之冬	89
一些假的和真的禁忌	105
诗的端倪	125

方向归零

野橄榄树	147
爱美与反抗	161

你决心怀疑	195
程健雄和诗与我	209
她说我的追寻是一种逃避	245
大虚构时代	263

昔我往矣

那一个年代	291
藏	301
循行大岛	321
胡老师	345
来自双溪	377
J U V E N I L I A	409
秘 密	419

奇来前书序

那些曩昔旧事当中犹闪烁存在于记忆的，在不断隐显迭代的过程里，有些属于蒙昧，蒙昧所以恐惧，和认知，以及认知带来的喜悦。我不知道一个人在忧患以后，就窗前坐下，于是提笔追想在这之前，遥远的时光岁月里曾经发生过一些细微或徒然庞杂，一些浮沉于感官与精神二层次间的事——童騷的敏感更曾经使那些故事显得具体而真实，无限大于其表象——如果我们可以假定窗前疾书的笔于痛定之后，不只是深刻多情而已，它对文字的信任 and 依恃是如此自然，近乎绝对，然则无可置疑的，我知道这时墨迹所保存，划定的篇幅必然同样具体，真实。或者，我们应该说，它比最久远的那些蒙昧和恐惧，以及认知的喜悦等等更抽象，所以就更真实。

起初，无非就是想把胸臆里一磅礴充斥的恋慕之情寻到可以付托的位置，那些嵯峨，蒙翳，渐浅，浩瀚无垠的感召，呼唤，如此靠近，何等遥远，在我们侥幸的生命里，一天比一天突兀有力地提醒着，和人情一样令人不安，甚至和我们对知识的热诚，或某些欲望，以及形而上，令人为之献身的信仰一样教你为之迷失，必须寻到一个供奉的龛：

坚持着无声的

呐喊，努力将那瞬息提升为永恒的记忆

夏天末尾的水面鼓荡着缅怀的色彩，长尾蜻蜓盘旋于霞光涟漪，刺水芒草抖动，空气里有柴火穿过烟囱飘出来的香；我听到一些干燥的阔叶在远处被风吹响，坠落空洞，阴凉的庭院；池塘上仿佛有歌，蛙鸣次第暗哑，这时，蟋蟀声起，遂占领了曩昔的荒郊，有意“将一切必然化为偶然”。

这也就是说，曾经有过的那些气味和声音必然是曾经有过的，却可能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，在一种沉湎的疏离状态里，逐渐淡去，归于遗忘。或是因为心神过于

鸬溺追求的概属有形，或是因为意志屡次犹豫在路歧，我曾经往返于，几已颓唐放弃，虽然确切感知它飘浮，震动，存在我怀抱深处；又似乎本身就具有一种消弭意志的力量，解除我心神的武装，若是不谨慎提防，随时以果决的心去试探它，碰触它。在一段长久的时间里，我就因为拥有这样的秘密而内疚，甚至在我们已经习惯于使用文字去摹写大自然和人情内外的块垒，痕迹，为爱与同情，为悲伤，可怜悯的灾厄，美，缺憾，为伟大的和卑微的寻到共同与殊异，尝试下定义的时候，我还是迟疑着，虽然我知道我不愿意枯坐等待那些就此消逝无形，使一切必然化为偶然。

有一天早上站在窗前看院子里枫叶落，那是一个无所谓寒暑的秋天。细致的叶子迎着小风肆意飘零，掉在草地上，池塘中。我知道那时空气里浮着的是什么呢一定使你为之震动的宇宙之粒子，但我就是那样萧索站着，决定不追究。啊完整，或者早已变形的秘密，我解识它在异国，一个更疏离的秋天，是如此靠近，何等遥远。这时依稀又看到薄薄的太阳光洒在高低不平的草木上，围墙，和树篱上，于是就明确听到剪刀的声音快意交击，遽尔加强，一种慈和的杀戮，我想，追踪在持续

进行，却又看不见园丁的影；红色的树子，成熟的葡萄架，松下堆着举火的枯枝，旁边是含苞待放的菊。我彷徨寻觅，似乎看到谁的手上持有那器械，他是季节的神，“在试探我以一样的锋芒和耐性。”这同时，我确定已经记起了秀姑峦溪畔苍茫的他们的世界，说不定又将那些短暂遗忘。可是文字留下，那就不是徒然。我已经开始给青年诗人写一系列的信，谈文学抱负，大自然和记忆之于诗，谈生存环境如何固守，如何突破，即将正面思考文本阅读和诗创作的远近高低如何息息相关。那是八十年代中的事，我下笔疾书，胸怀里有一片悠远的绿色山谷，深邃如神话重叠的细节，形貌仿佛隐约，伦理的象征永远不变，那崇高的教诲超越人间想象，不可逼视，巍巍乎直上云霄。我收敛情绪，沉思，仰首：奇莱山高三千六百零五公尺，北望大霸尖山，南与秀姑峦和玉山相颀颀，永远深情地俯视着我，在靠海的一个溪涧蜿蜒，水姜花竞生的，美丽的冲积扇里长大，挥霍想象，作别，继之以文字的追踪，而当文字留下，凡事就无所谓徒然。

这样又过了若干年，有一天雨后我和朋友驱车沿东海岸山脉的陂陀公路向南行，湿润的村野时见彩色斑斓

的禽鸟交叉掠飞，来不及集止灌木就急切地发出咕咕相呼的鸣声。山脉在左边缓缓升高，植被青翠近乎碧绿，深浅不一的色泽浮动，但总是维持着一种羞涩的姿态，永远是羞涩的，一种微末的情绪吧，相对于右边远处一贯伟壮，连嶂绝顶终于插天的峰峦。我们迅速穿越木瓜溪，而其实就在当我们到达桥中央一刹那，朋友认真地说：现在你向右看。大家都相信，他说，从花莲望过去，这是惟一直接看得见奇莱山的地方——早上天刚亮的时候。然后呢？我问。然后云霄就将那山遮起来了，他说：太阳光照到的那一刻。我们相继接不上话来，各自沉默，眼睛望着窗外。我看到熟悉的草木在春夏之交的山谷地带竟如此蓊郁，快速地生长，点缀一种提早结有红色小果子的矮树，像星星一样为我逐日淡去的如梦的夜空燃起记忆的火光。我们从一山隈转弯升高，遂在广袤田野边缘一棵独立的苦苓树下停车。这时，海岸山脉稍稍有了岑陡上升之势，但我并没有特别注意它，转身看眼前空旷里犹层次分明地种植了许多不同的农作。最远是山，自北依倚而下，互相拥挤着且迤迤南走，偶尔在那里抹着一朵洁白，孤单的浮云。我认得那北边最高的峰群，和那些云，就在忽明忽灭的太阳光照耀之下，这一刻，

雾气快速聚散，那峰群卓尔的背面，凜然严峻，直接以它超越的光明注视着我的，就是奇莱山。

二〇〇二年冬 台北

山
风
海
雨

战火在天外燃烧

1

最初是阳光耀眼，照满明亮清洁的厨房。我坐在靠窗的长凳上，记忆里它比别的凳子要宽些，上面的红漆早因为母亲时常用力洗刷而脱尽了。母亲不喜欢油漆的家具，总是拿炉灰把所有木制品用力刷回本色，摆在阳光下晒，然后小心搬回屋里放好。刷过的长凳有一股淡淡的香味，在早晨的太阳光里飘着，浮着。我坐在上面张望，地上是棋盘状的日影在不断闪动。太阳应当才从海面升起不久，正在小城的东方向高处攀爬；海面必定也涌着千万种波光，我记得那些波光，似乎很遥远，又好像很近。平常的夜里我时常听见低低的持续涌动的水声，我问那是什么；母亲说：“那是大海，太平洋。”那

大海自然是很近的。太阳兀自从海面升起，穿过窗格子便照在清洁的地板上，屋里飘浮着一种稚气的清香。

我从凳子上滑下来，穿好木屐，走出厨房的小门。院子里有一座帮浦抽水机，比我还高些，木柄也被炉灰刷得很干净，而铁制的帮浦身上永远泛着厚重的水气，用手去摸，感觉惊人的沁凉，那是地下水透过钢铁凝聚起来的冷冽。再往前走就是一棵巨大参天的阔叶树。我不知道那树的名字，只见它庞然罩住半个院子，覆在一间小柴房上，树叶呈青灰色，比我的手掌大得多，而且长着一层绒毛。掉下的叶子永远那么干燥，弹指有声。以后数十年读书的日子里，每次遇见有人描写梧桐铿然落地，我都倏忽回想到它。夏天它为我围起一片阴凉的小天地，秋风起便陆续将阔叶一片一片掷落，积在院子里。我穿木屐去踢那些落叶，喜欢那粗糙的声响，并且带着一种情绪，仿佛大提琴在寂寞的午后发出的装饰音，倾诉着什么样一种情绪；那时我不懂，现在大概懂了。我站在院子里看夏天的大树，透过层层绿叶寻觅，强烈的阳光在树梢簸摇，最高的是破碎的蓝天。我把眼睛闭上，感觉黑暗的世界里突出一点红光，慢慢溶化；然

后我又睁开眼睛去找。树枝上停着一只蝥蛄，忽然间小风吹过，却看到一只金龟子斜飞落下，又奋勇挣扎起来，以它最快的速度冲高，没入重叠的阔叶中。

这些发生在太平洋战争的初期。战火在天外燃烧，还没有蔓延到我的大海来，还没有到达我的小城，没有到达我小城里笼着密叶的院子。阳光几乎每天都在竹篱上嬉戏，篱下几株新发芽的木瓜树在生长。我蹲下来观察那木瓜一天一天抽高，蚯蚓在翻土，美人蕉盛放。隔壁院子里一只大公鸡在骄傲逡巡，老母鸡领着小雏争啄谷粒，在金针花下奔跑，猪圈里传来有节奏的沉重的鼾声；再远处是邻居他们另一道篱笆，外面响过一辆脚踏车的铃声，丁令丁令到巷尾左转。那边还有成排的人家，正对着后门的那家廊下总坐着一个小脚的老妈妈，她是瞎子。向右转就得下坡，群树错落处是一畦一畦的菜园。再远的地方我就不太清楚了。

战火还没有烧到花莲。

那是一个宁静的小城，在世人的注意和关心之外。那是一个几乎不制造任何新闻的最偏僻的小城，在那个年代。小城沉睡于层层叠高的青山之下，靠着太平洋边

最白最干净的沙滩。站在东西走向的大街上，你可以看见尽头就是一片碧蓝的海色，平静温柔如丝幕悬在几乎同样碧蓝的天空下。回头是最高的山岭，忽然拔起数千公尺，靠北边的是桑巴拉堪山，向南蜿蜒接七脚川山，更远更高的是帕托鲁山，立雾主山，太鲁阁大山，在最外围而想象中还能看清楚的是杜銓山，武陵山，能高山，奇莱山，奇莱主山北峰高三千六百零五公尺，北望大霸尖山，南与秀姑峦和玉山相颉颃，远远俯视着花莲在沉睡，一个没有新闻的小城。火车缓慢地吐着煤烟在纵谷里爬行，狭窄的公路削过断崖，空旷里偶然驶过一队车辆，小心在隧道和隧道间进出盘旋。是的，花莲就在那公路和铁路交会点上沉睡，在一片美丽的河流冲积扇里，枕着太平洋的催眠曲，浪花涌上沙滩，退下，又涌上，重复着千万年的旋律，不管有没有人听到它。花莲就在高山和大海衔接的一块小平原上，低矮的房子藏在槟榔树，凤凰木，老榕，面包树，和不知名的栖息着蝥蛄和金龟子的阔叶树下。河畔和湖边是芦苇和水姜花。

我的天地很小，大半就在院子里树荫底下，看日影闪烁，晒干帮浦下的水渍，或者照在竹篱笆上，左右晃